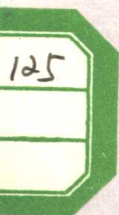




刁绍华编著

托尔斯泰的 青少年时代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托尔斯泰的青少年时代

刁 绍 华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淑媛

封面设计：金 兰

插图：徐永宪

托尔斯泰的青少年时代

Tuoersitai De QingShaoonian Shidai

刁绍华 编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 龙 江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黑 龙 江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4·插页 2·字数 66,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

统一书号：10093·614 定价：0.42元

主要人物表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爱称：列沃奇卡，或廖瓦）——俄国作家。

伊里亚·安德列耶维奇·托尔斯泰——作家的祖父。

彼拉盖娅·尼古拉耶芙娜·托尔斯塔娅——作家的祖母。

尼古拉·伊里奇·托尔斯泰——作家的父亲。

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托尔斯塔娅（娘家姓：沃尔康斯卡娅）——作家的母亲。

尼古拉·塞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作家的外祖父。

亚历山大拉·伊里伊尼奇娜·奥斯金—萨肯——作家的姑母。

彼拉盖娅·伊里伊尼奇娜·尤什科娃——作家的姑母。

塔姬雅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叶尔戈里斯卡娅——作家的表姑。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爱称：科里亚，或尼科连卡）——作家的哥哥。

塞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爱称：谢辽沙）——作家的二哥。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爱称：米佳，或米金卡）——作家的三哥。

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托尔斯塔娅（爱称：玛莎，或玛申卡）——作家的妹妹。

普拉斯科维娅·伊萨耶芙娜——托尔斯泰家的女管家。

弗里德里希·寥塞尔（俄国名字：费道尔·伊凡诺维奇）——作家童年时期的家庭教师。

圣托姆——作家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师。

萨沙·穆辛—普希金——作家少年时期的朋友。

德米特里·季雅科夫——作家青年时期的朋友。

季娜伊达·莫洛斯特沃娃——作家大学时代的女友。

叶皮芳——哥萨克，作家在高加索时的房东。

目 录

雅斯那亚·波良纳	1
古老的贵族世家	9
失而复得的母爱	16
“无邪的欢乐和对爱的无限需要”	21
在奴仆中间	28
与大自然交往	35
启蒙教育	41
人生的第一个转折	48
令人失望的友谊	54
幻想与沉思	60
接踵而来的不幸	67
在喀山	74
大学生活	81
新的生活见解	89
永别了，“科学的圣殿”	94
失败的改革	99
心猿意马的时期	106
到高加索去	113
在普通人中间	118
俄国文坛的新星	124

雅斯那亚·波良纳

在苏联首都莫斯科正南二百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闻名全球的村庄，名叫雅斯那亚·波良纳。这是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的故居，他生在这里，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而且死后也安葬在这里。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被列宁称作“俄国革命的镜子”，他的创作标志着“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托尔斯泰一生辛勤写作六十余年，写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宏篇巨作。他的全部著作，包括书信和日记，编成全集共九十一卷。这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托尔斯泰的名字象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曹雪芹等一样，是全世界人民的骄傲。十月革命后不久，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的提议，发布命令把雅斯那亚·波良纳辟为托尔斯泰纪念馆。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世界各地前来瞻仰的人络绎不绝。

雅斯那亚·波良纳原是一座地主庄园，具有悠久

的历史。早在十六世纪，莫斯科公国为了防御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克里木鞑靼人的侵袭，在现今的坦波夫、图拉、梁赞、卡卢加一带筑起一道工事，除了利用山川湖沼等自然屏障外，在平原地区挖沟掘壕，砍伐森林，留下树桩和枝杈，设置鹿砦，险要地带派重兵把守。在这条长达七百多公里的防线上，设有许多据点，既是屯兵之处，又是守军将领的私人领地。雅斯那亚·波良纳就是这样一个据点，这里生长着许多椴树，因此原名雅森那亚·波良纳，“椴树林带”的意思，现名是“开阔地”的意思。后来，随着俄国疆域的扩展，这条防线失去了意义，因此据点不再设兵，逐渐变成纯粹的地主领地。雅斯那亚·波良纳在十八世纪前半叶归贵族波兹德涅夫家所有，一七六三年作为这家小姐的陪嫁，成了沃尔康斯基公爵家的领地，后来传到托尔斯泰的外祖父尼·塞·沃尔康斯基手里。这位显赫一时的俄国将军晚年解甲归田，隐居雅斯那亚·波良纳，大兴土木，把它建成一座豪华壮丽的地主庄园。

整个庄园占地数公顷，四周有护庄河环绕。正面中间有两扇铁制的大门，门旁耸立着两个白色的圆形砖塔，象是两个岗楼，有农奴昼夜守卫，不准外人自由出入。进入大门以后，有一条宽敞的大道直通高岗上的地主宅邸，可行驶三匹马或四匹马驾驶的车辆。

道旁栽着成排的白桦树，两侧各有两条人行小径。院内是茂密的白桦树、菩提树、枞树和橡树，夏日里一片绿荫，掩映着三栋白色的建筑物。主楼共有三层，尼·塞·沃尔康斯基公爵在世时只建成了底层，上面的两层是他的女婿，即托尔斯泰的父亲继续修建的。楼房的正面有十根高大的圆柱并排而立，十分壮观。东西两栋侧楼全是二层石砌的，皆为意大利风格，每栋的二楼上各有一个大阳台，爬满常春藤。楼前是一片草坪（现在栽植着果树），再往前是一座英国式的花园，栽满各种花卉和灌木，池塘边上长着玫瑰花，接着是丁香花和各种形状的花坛。春夏之际百花盛开，香气扑鼻，沁人心脾。

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小姐是沃尔康斯基公爵的独生女，是全家财产的唯一继承者，1822年嫁给尼古拉·伊里奇·托尔斯泰伯爵，于是雅斯那亚·波良纳成了托尔斯泰家的庄园。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他们的第四个儿子，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生在主楼的一个房间里，并且在这栋楼里度过了童年。全楼共有三十二个房间，有儿童室、仆役室、大小客厅、书房、卧室、教室、钢琴室……地板全都没有刷漆，保持着木头的本色。室内的家具大多数都比较简朴，是农奴自制的，比如包着皮垫的红木靠椅和教室里用的硬座木凳等。当然也有贵重的家具，如镶金框的穿

衣镜、伏尔泰式的红木太师椅等，这些都是祖传的。托尔斯泰成年以后，兄弟们分家析产，他成了雅斯那亚·波良纳的全权主人。1854年，由于经济拮据，他把主楼卖给了邻近的一个地主。这栋楼当时就被拆迁，因此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托尔斯泰成家以后主要住在一栋侧楼里，楼旁长着一棵老榆树，上面挂着一口铜钟，因年代久远已经长在树干里。楼里有十个房间，一进门是前厅。这里是托尔斯泰藏书室的一部分，摆满了书橱。墙上挂着一个皮袋子，各地寄给托尔斯泰的报刊、邮件都是用这个袋子从附近的火车站送到这里来的，托尔斯泰晚年每天仅书信平均收到二十余封。壁炉旁摆着一个装猎具的柜子，托尔斯泰非常喜欢打猎，这种爱好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

上了木制楼梯以后，是一个平台，有门通向一个大厅。这是一个光线充足、宽敞舒适的房间，托尔斯泰全家和来访的客人每天都在这里聚会，或是谈话或是就餐，因此这里既是客厅又是餐厅，摆着一架钢琴和一个大餐桌。托尔斯泰生前在这里会见过屠格涅夫、契诃夫、柯罗连科、高尔基等著名作家和列宾、克拉姆斯科伊等画家，与他们促膝畅谈；也在这里欣赏过音乐家塔涅夫、阿连斯基等人的钢琴演奏。1895年，他在这个大厅里给亲友和家人朗读过当时还没写

完的长篇小说《复活》。

与大厅挨着的是作家的工作室。这里陈设简朴，有一张古老的胡桃木写字台，上面铺着绿呢台布。托尔斯泰在这张桌子上写出了许多文学名著。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他从雅斯那亚·波良纳出走的那个晚上，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几个小时，并且写了给妻子的告别信。

楼下有一个特殊的“拱形房间”，也曾经是托尔斯泰的书房。这个房间很象中世纪苦行僧的禅室：拱形的天花板、窗户上的铁格子、古老的家具、天花板上的铁环、墙上挂着的镰刀和锯，这一切都给人以某种神秘的气氛。托尔斯泰穿着白亚麻布的工作服，坐在铺着绿呢的矮箱子上，伏案疾书，俨然是个神话中的魔术师。他在这里工作了二十余年，写出百余万言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剧本《活尸》、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等，这些都是举世闻名的杰作。

隔壁还是一间书房。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托尔斯泰曾经在这里写作他的另一部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小说主人公列文的书房就是根据这个房间的陈设布置描写的，墙上镶嵌着一副鹿角，靠墙摆着几个书架，写字台前放着一把古老的圈椅……墙角放着一对三十六磅重的铁哑铃，这是托尔斯泰用来做体操的。从八十年代起，托尔斯泰把自己的书房移至“拱形房

间”，这里成了来访的客人住宿的地方。托尔斯泰逝世后，他的遗体曾停放在这里。人们在这里向他告别，然后抬着棺木送往墓地。

另一栋侧楼是托尔斯泰一八五九年——一八六二年为雅斯那亚·波良纳的农民子弟开办学校的地方。后来他的子女长大成家，有的就住在这栋侧楼。现在这里是托尔斯泰文学活动陈列馆，陈列着他的手稿、书信、日记、作品的各种版本以及世界各种文字的译本等。

雅斯那亚·波良纳距离图拉城十五公里，地处交通要冲。十九世纪前半叶还没有铁路，从俄国北部的莫斯科和彼得堡到南方的乌克兰、克里木、高加索去，都要从这里经过。当时俄国与土耳其连年打仗，同时还要不断派兵去高加索镇压山民的反抗。因此军队开赴前线经常都从雅斯那亚·波良纳村前的大道经过。一八二三年八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出巡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途经雅斯那亚·波良纳时，马车和骑兵卫队接连不断，大道上烟尘滚滚。后来，从莫斯科经哈尔科夫到黑海岸边的铁路通车，在雅斯那亚·波良纳附近设立了科兹洛夫·查谢克车站（现名雅斯那亚·波良纳车站），交通更加便利，不过这已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事了。

雅斯那亚·波良纳的自然环境优美宜人。庄园的

周围是农民的房舍、草地、田野和树林。托尔斯泰晚年经常拄着手杖沿着林荫道散步，有时走进树林，坐在一条用没有刨光的桦木做的长凳上休息。距雅斯那亚·波良纳一公里的地方，有一条名叫沃隆卡的小溪，托尔斯泰生前常在这里游泳。小溪对岸是卡利诺夫草场，苜蓿草吐着芬芳的香气，山芥散发着蜂蜜般的甜味，风铃草亭亭玉立。托尔斯泰曾经在这里和农民一起割草，沉醉在劳动的喜悦之中。他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极其精彩地描绘了这片草场迷人的景色，并且通过主人公列文的感受描写了劳动的喜悦心情。他写道：“列文割得越久，越频繁地处在忘我的陶醉状态之中，仿佛不是他的双手在挥动镰刀，而是镰刀本身充满生命和思想，自己在运动，而且仿佛着了魔似的，根本不用思索，就有条不紊地割下去。这实在是最幸福的时刻呀。”

再往前是托尔斯泰亲手栽种的桦树林，早已长成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一九〇〇年秋的一天，他和高尔基一起在这里散步。天下着毛毛雨，托尔斯泰已经年过七旬，穿着厚呢子大衣和高筒皮靴，象个青年人似的，领着高尔基在树林里穿行。他一会儿跳过一个水沟，一会儿用手托起挡住去路的树枝，树枝上的雨水洒落在他的头上。

沃隆卡河的对岸也是一片树林，林中有一条小径

通向一个叫作老扎卡兹的沟谷。托尔斯泰童年时代经常到这里玩耍，在谷边的树林里寻找一个“绿棒”。据说这个“绿棒”会使人相亲相爱，永远幸福。这位伟大的作家为了人类的幸福，终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根据他生前的遗愿，死后就安葬在这里。现在，凡是来到雅斯那亚·波良纳的人，不管是什么肤色和什么民族，都要在托尔斯泰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以表对他的崇敬之情。

古老的贵族世家

托尔斯泰家族的祖先据说是日耳曼人。一个名叫茵德罗斯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领主，于一三五三年带着两个儿子和三千名武士投奔了俄罗斯族的切尔尼戈夫公国，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后来，这位茵德罗斯又到了莫斯科公国，瓦西里大公见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就赐姓托尔斯泰（俄语“胖人”的意思）。但这个传说并无史实根据，很不可靠。托尔斯泰家族的先世中，最早见之于史籍的是伊凡·伊凡诺维奇，他在十六世纪伊凡雷帝时代当过克拉庇甫诺的督军。这个家族中最有名望的是彼得·安德列耶维奇（约1645——1729）。他是彼得大帝的近臣，多次执行重大的外交使命，屡建功勋，一七二四年获得世袭伯爵的封号。叶卡杰琳娜一世在位的末期，彼得·安德列耶维奇因参加宫廷内讧而遭到贬谪，最后死在流放地。托尔斯泰曾经对这位先人发生过强烈的兴趣，在准备写作反映彼得大帝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时，搜集了有关他的生平活动的大量材料。可惜这部小说后来没有完成。

托尔斯泰的祖父伊里亚·安德列耶维奇(1757——1820)是彼得·安德列耶维奇的曾孙,青年时期在进军队供职,后来以准将军衔退役。他是一位典型的俄国贵族,毫无从事实际活动的的能力,但生活却挥霍无度,经常举办豪华的家庭舞会和盛大的宴会,而且嗜好赌牌。退役后,他在莫斯科闲居,出入于交际场,是英国俱乐部的主持人之一,很快就负债累累,不得不典押出自己的全部领地。为了取得固定的收入,伊里亚·安德列耶维奇于1815年出任喀山省省长,但供职五年没有做出任何政绩,最后被免职。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老罗斯托夫伯爵的形象时,在人物的性格和经历方面就是以自己的祖父为原型的。

托尔斯泰的父亲尼古拉·伊里奇(1794——1838)象当时的许多贵族子弟一样,六岁时就注册为文职,十七岁时已获得省府秘书的官衔。但他对文职毫无兴趣,一八一二年在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前夕参加了军队。同年十二月,他随军出国远征,在国外参加了几次重要的战役。一八一三年底,尼古拉·伊里奇在执行任务的归途中被法军俘虏,直到一八一四年三月俄军攻克巴黎时才获释。后来他继续在军队里供职,一八一九年以中校军衔退役。

尼古拉·伊里奇是家中的长子,有两个妹妹。小妹妹彼拉盖娅·伊里伊尼奇娜(1797——1875)嫁给喀

山的地主尤什科夫。大妹妹亚历山大拉·伊里伊尼奇娜(1795——1841)十分不幸，早年嫁给奥斯金—萨肯伯爵，婚后第一年，在怀孕期间遭到患精神分裂症的丈夫的毒打，回到了娘家。分娩时婴儿出生后就死掉了，父母担心她在精神上受到刺激，用厨子的女儿冒充。后来亚历山大拉·伊里伊尼奇娜就一直带着养女帕申卡住在娘家。此外，尼古拉·伊里奇还有一个表姐，叫塔姬雅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叶尔戈里斯卡娅(1792——1874)。她幼年失去了父母，被尼古拉·伊里奇的母亲收养，一直寄居在他们家里。尼古拉·伊里奇本来和这个表姐相爱，但却不能和她结婚，因为她没有任何财产。托尔斯泰后来在《战争与和平》中描写尼古拉·罗斯托夫和索妮娅的关系即以他父亲年轻时和塔姬雅娜·亚历山大罗芙娜这段悲剧爱情为依据的。

一八二〇年，父亲逝世，给二十六岁的尼古拉·伊里奇留下了大量的债务，使他在经济上完全陷入困境。他还要养活人口众多的家庭，尤其是母亲彼拉盖娅·尼古拉耶芙娜(1762——1841)习惯于奢侈的生活，在吃、穿、用等方面极能挑剔。为了解脱经济的困境，尼古拉·伊里奇唯一的出路就是要个富家的小姐，以便得到大笔陪嫁。《战争与和平》尾声中尼古拉·罗斯托夫在战后的境况，基本上反映了托尔斯泰的父亲当年